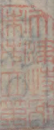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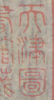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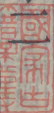




08054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

胡鳳丹

月樵校梓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

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

息偃在床者有不已於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音起

偕偕

音皆

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

音古

憂我父母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一年有圉生之杞杜元

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

曰偕強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

○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

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

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

音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音賓

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

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

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 ○朱氏曰言

土之廣臣之眾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哀傷境

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感靡所騁恨其有人眾

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

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鄭氏曰

嘉鮮皆善也 ○毛氏曰將壯也 ○朱氏曰旅與膂

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眾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為眾力方盛猶

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

解為眾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

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 ○後漢傳 ○李氏曰

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李氏曰

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

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

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

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

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左氏傳晉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

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

○釋文偃仰作偃仰。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

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

協句音宜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自

悔與小人並

人並

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

音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都祀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

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底病也。蘇氏曰

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

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

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

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畧篇云君人者不可以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

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

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

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於勇反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兮

鄭氏曰離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

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

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

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各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

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是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苑野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苑地名也毛氏曰苑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建

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慙也○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

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

之甚○毛氏曰共人謂温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

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

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

如雨也○毛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

欲去而畏罹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



睠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

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輿傳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也

鄭氏曰昔以是時

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

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

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

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

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感

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

戶郭反

菽

音叔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芳福反

毛氏曰輿煖也

鄭氏曰愈猶益也

毛氏曰戚

促也○鄭氏曰詒遺也

毛氏曰戚憂也○鄭氏

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

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

長樂

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獲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

不得有備故

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爲仕

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

宿不安寢也

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朱氏曰畏此



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

也。臣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

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

辭云無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

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

為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

不尙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

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污

下自者所由以為主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

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

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

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  
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

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

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

古也

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鐘喑喑音皆淮水潛潛音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喑喑猶將將也。蘇氏曰潛潛水流也。

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潛潛則既不溢矣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鐘伐馨

古毛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勑音反

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毛氏曰磬大鼓也

周禮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注云磬鼓長丈二尺鞞人云皋鼓長

尋有四尺。孔氏曰磬即皋也古今字異耳

○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

○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如動也猶

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

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

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

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

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東萊曰淮有三

卷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

反以灼

不僭

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

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間而樂進

其善

○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

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

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

十三管匏中笙筦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



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

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

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鄭氏曰雅南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

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

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

亂也。孔氏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

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簧在下同音言

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

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至詳

至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遠羣

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

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音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莪魚世反黍稷

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

食以饗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

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

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

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

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

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不言乃求于斯倉

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于倉納庾是庾未入

倉矣故曰露積周○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

語云野有庾積○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

安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

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

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

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

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長樂

卷上 呂氏家塾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為

禘鄭氏曰以黍稷為酒



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以介景福也而拜親疏之宜

濟濟子禮踰踰七羊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普庚反或肆四音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踰踰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踰踰是有容

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踰踰也長樂劉氏曰

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

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氏曰肆

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別謂剔其骨輕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

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

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

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

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句于反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

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

退補齋藏板



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踴踴然乃潔所祀之牛羊

為烝嘗之祭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潔此

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剥之者或亨煮之者或

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

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禩罔求諸陰燭蕭求諸陽索祭祀于禘求于陰陽

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禘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燭如悅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亨而孝孫有慶

矣。王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也

執爨七亂反踏踏七夕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勅反君

婦莫莫音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市由反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饗饗廩饗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煮米少牢云

廩饗在饗饗之北踏踏言饗竈有容也孔氏曰

之人皆踏踏然敬慎。王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

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

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



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  
肝與此爻同燔者火燒之名爻者遠火之稱以難  
熟者近火易熟者遠  
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孔氏曰凡適妻  
之爲女稱君婦故妾稱  
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

曰九嬪贊后薦徹豆邊是后主供邊豆由后能清

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春司徹云宰夫

羞注云房中之羞其邊則稷餌粉養其豆則醢食  
糝食庶羞羊膳豕膳皆有獻醢房中之羞內羞也  
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朱氏曰爲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  
賓爲客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高

退補齋藏板

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爲薦  
明曰又爲釋而賓敬其尸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  
客故先。○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醉主人

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

牲少牢皆。○毛氏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鄭氏

有其事。○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

曰卒盡也。○毛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

旅也語。○宋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醉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  
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



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  
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  
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  
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萊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  
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

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燠

呼但反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

反芬

孚云反

孝祀神嗜

市志反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必如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式既齊既稷既匡

上方反

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燠乾貌詩曰我孔燠矣○董氏曰式用也

○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

工○李氏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

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宋氏曰卜猶期也

鄭氏

曰卜

與也

○毛氏曰幾期也

左傳曰易幾而哭

式法也○孔氏

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

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

蘇氏曰勅戒也

○陳氏

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



筋力竭矣

陳氏曰勞而乾竭

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

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

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

而以嘏之物

爾飲食芬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

如期

孔氏曰謂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

○李氏

曰奉其祭祀整齊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

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

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承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

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者曰市志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去

退補齋藏板

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

方吠反

徹

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

徂位堂下西面立也

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

立於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于

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毛氏曰致告

告利成也

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



謾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謾所六 ○鄭氏曰具皆也 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反羣廟非止一神故也 ○

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毛氏曰皇大也 ○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

也 ○鄭氏曰載則也 ○孔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 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 ○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

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 釋文曰謾起也 ○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

象故尸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 孔氏曰膳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夫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 君婦邊豆而

已 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邊 不遲以疾為敬也 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

且後如神猶在也 ○朱氏 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

姓則畱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氏曰特牲少牢禮

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所以畱同姓燕也

○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

與同姓燕之事 ○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

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

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



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

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

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

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

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

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

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

○朱氏曰且

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

鄭氏

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

爾般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

長樂劉氏

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

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

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

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

子子

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工

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治九州距四海濬

田法成于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

業商道廢墜而大王季纘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

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

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

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修於天下是

以夫問之遂不距於溝塹下之溝不距於塗下之

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

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

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

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

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田見反

之昫昫

音勺

原隰曾孫田之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氏曰甸治也

鄭氏曰禹治而

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曰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

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



里以治漁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而左傳說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  
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  
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  
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眾故  
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  
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  
孔氏曰墾畊其地辟除草萊以  
成柔田也釋訓云畎田也  
原隰解見皇皇者

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

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  
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  
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畎南矣其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遂南入于溝  
則畎東矣  
○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

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

田獨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

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

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

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畎○長樂

劉氏曰南東其畎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

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隩之之隩同其訓曰



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為說嗽是軍陣故訓為乘彼詩營營是均田之意是以酌酌為營營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漱云益之以霰亡革霖音木

既優憂音既渥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

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

之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

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事雪則欲盛而偏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霖

○說文曰漫澤多也從水曼聲詩曰既漫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或或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卷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以麻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

然閑整。毛氏曰或或茂盛貌。鄭氏曰斂稷曰

穡界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

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

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

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

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碁布

廣野或或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



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剥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

書注春秋并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菘植於疆場。毛氏曰剥瓜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爲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

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

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

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爲菹以供祭祀

○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

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取其血音聊

毛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



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

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秬爲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

五沈齊三酒一事○毛氏曰駢牡周尚赤也孔氏

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牧人云陽祀用駢牲註以陽祀爲宗廟駢

刀乃有鬻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鬻即鈴也謂毛

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

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

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

者陽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膋膋燔

燎升首執陽也定本及集注皆○鄭氏曰祭之禮

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

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

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長樂劉氏曰王躬執

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

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熱其膋王氏曰

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

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膋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郊特

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瓊薌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古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

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  
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  
美大報以大福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退補齋藏板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嗣音我農人自

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

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

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

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  
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  
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  
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

取十千畝九  
一之法也  
○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

草也籽離本也  
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耨廣尺深尺田畝長

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

根深能風與旱故蕤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離本也  
○朱氏曰蕤茂盛貌○

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

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

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

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五

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

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籽助其勤力止其怠

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  
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芋

黍稷儻儻○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

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籽而

其黍稷蕤蕤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

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

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

退補齋藏板



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卽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

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

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

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曰肆師祭之日表盞盛告潔注云粢

在器曰盛據已盛于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

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毛氏曰

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美

退補齋藏板

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

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

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

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

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

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

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

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

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

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

在西立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

成報功則總祭社爲陰祀其儀用純黑色其方祀

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

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



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  
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  
冥○鄭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

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孔

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毛氏

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E]氏曰

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

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

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

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土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

○釋文齊本又作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轍反彼南畝田畯子畯反至喜

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鼓反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



曰南畝。○鄭氏曰：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

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

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峻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

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意畝如一庶幾終善，且

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東萊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間

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

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

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曾孫之稼如茨

徐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坻

直基反

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美蓋五也矣不伏其於也詩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孔氏曰墨子稱茅茨

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需積之者也

○毛氏曰梁車梁也

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

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

○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

之高地也

孔氏曰釋水云水汜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

○朱氏曰箱車

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窿也○董氏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

○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

孫禾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

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

之豐以爲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

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

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



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

此大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再反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毛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

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

卷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耒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耒耜

丁○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

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

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

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鉉

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

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櫛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櫛

則陳舊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

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

退補齋藏板



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

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

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

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阜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反去起居反

其螟莫庭反騰徒得反及其蝨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

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

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秘者一孚二米言

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在米外若鎧甲之在

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阜根童梁

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說文作莠云稂或童字也

也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也莠似苗

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糝

注云莠似稗似粟莠似苗也○董氏曰莠糝草也○國語

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蝻食根曰蝨食節曰

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

或說云蝨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蝻蝨賊

學口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穉幼禾也○釋文曰秉執持也界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阜

卷三

呂氏家塾讀書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既卓矣而未黃綻曰堅既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堅矣而咸可剪刈曰好

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

時氣之和所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孔氏曰田穉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

稼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孔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

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

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

或有之亦人眾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或澤亦人以時出入猶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

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蝻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為不難○釋文秉韓詩作卜

卜報也

有澮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祈祈巨核反雨于付反我公田

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穡才計反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遂音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澮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澮浸萬物萋

雲行貌祈祈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孔氏曰穡者



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又曰聘禮云四秉皆注云此秉

謂刈禾盈手之秉皆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

秉把有名為管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皆字同數

異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

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升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管亦音穡

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

欲徐徐則入土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孔氏曰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兩本主百穀齊熟收

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鰥寡取之以為利

長樂劉氏曰稱謂穗之低小刈

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

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農夫之

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

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

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董氏曰

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董氏曰

韓詩作有舛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釋文

淒漢書作駘○孔氏曰定本集注穡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騂



牲也黑用黝牲也

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也

○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孔氏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

王氏曰喜其趨穫事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禮祀以為報

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知來方禮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禮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

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

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韮

音昧

韮音有甍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

藏板

退補齋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五



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

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

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鄭氏曰韎韐者

韎韐聲也。孔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

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陳

雷人謂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

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

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此福祿

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

使服韎韐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

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之附注是也朱氏曰

至此洛水之上受龍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

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

之事故寵之○東萊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

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

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

也補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必孔有珌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反○手刃曰鞞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容者容飾天子玉琫而珽音遙諸侯璜徒黨

而璆音蚪大夫鏤而鏐力幽反士琫力計反琫

而琫孔氏曰珽似琫說文曰珽蜃甲也爾雅曰

也白金美者謂之鏤琫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

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

書○王氏曰韓琫有珽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

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

之於一時又將延年迨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上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丘氏曰家

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

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

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

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

而棄絕之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敝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題更出○卷五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覲

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臣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陳氏

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

榮顯也○宋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

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者或篆

體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又曰裳者華也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

文也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宋氏曰有文章斯

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

臣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宋氏

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  
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  
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

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

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鵲割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

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

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

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鄧反



毛氏曰領頸也

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

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屏蔽也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蘇氏曰

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

音壁

為憲不戢

莊立反

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

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

常牆兩邊障土者也

憲法也

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

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

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王氏曰戢則不肆難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

徐履反

觥

古橫反

其觥

音蚪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五報反

萬

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

朱氏曰觥角上曲貌頌作

穀梁注曰觥球球然角貌

掬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

美也思語辭也

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

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也



詩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注  
謂飲酒者不徼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東萊曰兕觥如卷耳鬯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  
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鴛於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願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匹鳥言

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

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

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

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

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

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鄭氏曰交於萬物其

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  
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



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生  
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  
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  
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  
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  
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  
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入以為  
也宜

鴛鴦在梁戢

側立反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

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

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其內以  
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  
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

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

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

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

繩證反

馬在廐

音救

摧

采臥反

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

艾

魚蓋反

之

毛氏曰摧莖也

鄭氏曰摧今莖字也釋文曰摧芻也

秣粟也

釋文曰秣

穀馬

艾養也

○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



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

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

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音鳥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鼓反于松栢未見

君子憂心弈弈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頰弁貌說文曰頰舉頭貌。董氏曰頰者圍項而絳之也禮緇布

冠頰弁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弁皮弁也孔氏曰弁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頰

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章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

故知皮弁也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氏曰鴛鴦寄生也陸璣疏云鴛一名寄生葉似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蘿兔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



松蘿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毛氏曰：弈弈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

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

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

燕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

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言王當所

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曰：非他人也。○孔氏曰：焉與女蘿施於松柏，松柏

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蘇氏曰：兄

弟之於王，譬如焉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

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上命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

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



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慄慄憂盛滿也  
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死喪無日無幾

居豈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蘇氏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姑姊

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白

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

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雪

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  
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人則搏為雪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

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

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

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

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

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

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

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車卒胡瞻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丁故無道並



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

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婚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牽考其

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力究反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

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關設牽也孔氏曰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

設華聲也。董氏曰案說文牽韃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韃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

聲又為驅馳其說本此○釋文曰牽車軸頭鐵也○毛氏曰

變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

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氏曰式用也燕飲也○巨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

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

○朱氏曰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

饑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

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

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音騎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鷓雉



也孔氏曰說文云鶴長尾雉陸璣疏云鶴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鶴鶴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鷹兩足之美有鶴辰時也○張氏曰碩大也○丘氏

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

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

有所不能自己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

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王氏曰樂

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如甚矣

陟彼高岡析

星歷反

其柞

子洛反

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敘

反兮鮮

息淺反

我觀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

葉湑湑然茂盛

丘氏曰柞葉最盛

○鄭氏曰鮮善觀見也

○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



則心輪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

釋文下孟反當不音

行止四牡

茂口反

駢駢

孚非反

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曰

有孳孳斃而後已

○孔氏曰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

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

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駢駢六轡

卷三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使我

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叩

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

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

餘仍反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音煩豈開在反

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

孔氏曰孫

炎云樊圃之藩

○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



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問即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

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卽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

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

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

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

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

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

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

營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楸蓋古字也○東

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杆之間

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鄭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卽爲藩之物○鄭氏曰

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

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

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

亂也○宋氏曰已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

○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

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息列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酒莫衍反淫液

亦武公既人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

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孔氏曰樂記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

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核反戶革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皆音鍾鼓既設舉醕市由反逸

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其音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卽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日席○

毛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



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

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

在邊之物○鄭氏曰核邊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

亦為穀也○鄭氏曰核邊實桃梅之屬梅有核之

物邊人云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毛氏曰

棧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

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

也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

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

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

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

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

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朱氏曰舉

又無鍾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

舉所奠之疇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日疇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毛氏曰逸

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

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

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

此文穀核與邊豆相對故分

其實之

孔氏曰桃

梅有核之

○孔氏曰

天子

○朱氏曰

舉

○朱氏曰

舉

○毛氏曰

逸

○毛氏曰

逸

○毛氏曰

逸

○毛氏曰

逸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云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  
○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近者也。

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

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 祈求

也。○宋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

卷三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四

退補齋藏板

○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

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禘烈祖其非祭歟既安賓然後改縣以

避射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

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眾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

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

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

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

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

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



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  
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  
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苦且烈祖以洽戶澆

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子孫其湛

都南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

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

卷五 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氏曰烝進也衍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眾禮也

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

丘氏曰林眾也鄭氏曰壬在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朱氏曰錫

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

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

○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

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

玷康圭謂玷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



射二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旣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旣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旣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人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王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王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旣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其坐，遷屣反，舞僂僂，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旣醉止，威儀怳怳，毗必反是曰旣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屣數也。○王氏曰：僂僂，軒舉之



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怩怩媠媠

也董氏曰字書以怩為儀毛以為媠媠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媠媠終也○董氏

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

賓初升筵尚温温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

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

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嚮他處長

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

也賓主可數數起舞僂僂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僂僂然各有其時非可以屢

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威儀乃怩怩然而媠媠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

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在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嘏女交反亂我邊豆屢舞傲傲

起居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傚

反素多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嘏號呼謹嘏也孔氏曰嘏嘏也傲傲舞不能自

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傲傲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

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傚傚不止也○鄭



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末嘗不治終始至於亂○歐陽氏

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

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

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

舞傴僂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

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

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

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咳賓

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

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

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意匿言勿言匪由勿

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

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

之慎禮如此宋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

解見式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

毛氏曰殺羊不童也鄭氏曰殺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氏曰三

爵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

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

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

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

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

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恥彼不醉

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

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

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

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

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

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人者用不從世俗

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



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

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温

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

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酒淫泆如是甚矣。孔氏

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醉主人主人飲而又酌

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

而指獻酬醉為三爵者言行三爵者之時非謂人

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眾小

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

罔得弗醉也。眾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興

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以娛於王

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眾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

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恥而弗為矣而

俾大忘者謂酒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

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幽王則以為樂故立

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忘用以為歡焉匪

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

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

厥心而弗復肯為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

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十

退補齋藏板

能為哉

東萊曰滔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



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瓠顧  
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  
瓠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  
監卽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  
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  
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  
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魚藻

音早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

京將

不能以自樂

音洛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  
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  
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罽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  
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爲不  
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  
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  
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師列長尊  
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爲本有  
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  
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  
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一  
已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時思古多  
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  
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  
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頌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頌大首貌○

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

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

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

蒲藻為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  
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

卷五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  
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頌其首者  
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

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

莘然其長矣○季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

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不能錫命

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

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

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

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

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之筥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立衮古本反及黼音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

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羊俎乃

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

苦苦茶也滑菹苴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

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

鉶謂之○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

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立衮卷龍也又曰立衮立衣

而畫以卷龍也

○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

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

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齊藏板

鉶謂之

○孔氏曰

而畫以

○孔氏曰

○孔氏曰



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

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蘇氏曰雖無予之者

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

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

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

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

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感音必沸弗音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

其旂巨依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

卷三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舌 退補齋藏板

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

菜也可以為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

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

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

駟董氏曰載驂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朱

氏曰感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

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  
日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  
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紵音舒天子

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

以自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寫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

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

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

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孔氏曰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膝緘

也名行膝者因行而緘束之偪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紵紵也○朱氏曰言諸

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遯不敢紵紵也蓋因其服以

起興也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紵則天

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

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

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



路車乘馬立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

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子洛反

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

樂只君子

殿多見反

天之

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牌延反

左右亦是率

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

孔氏曰單行在

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平平辯治也

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

卷五

呂氏家範讀詩記

天

退補齋藏板

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

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

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

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

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

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

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

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



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

辯治不絕之貌則○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

平平是貌狀也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

貌

汎汎芳劍楊舟紼音弗纒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蔡

矣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類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音律綽音纒綏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纒

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毛

退補齋藏板

維之紼韓也綽緩也孫炎曰韓大索也李巡曰韓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然則紼訓則為繫是大紼綽訓為緩又為繫正講謂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纒韓詩云符也

蔡揆也脆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

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行

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

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纒維舟如天子以

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

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

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



以非爲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王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

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脆韓詩作毗

###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

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

### 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 三

退補齋藏板

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

爲作也

駢駢息營反 角弓匹然反 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

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董氏曰許慎作解解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若

作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朱氏曰角弓以和則字當作解解與駢同音

角節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

春云隈謂弓之淵角 刷反貌○鄭氏曰胥相也○之中央與淵相當

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



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

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手九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无

退補齋藏板

○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

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

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

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

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



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于

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飼宜餽於據反如酌孔

取而毛氏曰餽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

見老人反悔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

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宋

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

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

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

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

但知稱其餽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

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

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塗泥也附著也徽美

猴老者爲猱長臂者爲猿

猴老者爲猱長臂者爲猿



也○鄭氏曰屬連屬也

說文曰屬連也

○長樂劉氏曰小

人之爲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

疎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

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

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

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

微猷○王氏曰君子有微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

彼矣○東萊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

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兩

于付反雪瀟瀟符驕反

見覲

乃見反

曰消莫肯下

遐嫁反

遺式居婁

力住驕反

孔氏曰瀟瀟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眾則瀟瀟○毛氏曰覲日

氣也

說文曰覲日光也

○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

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瀟瀟然至日將出

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瀟瀟盛

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緩之亦釋

然解矣

呂氏曰見覲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瀟瀟



見睨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騎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九族而自為驕傲也○董氏曰漣韓詩作庶○釋文曰見韓

詩作靡音於見反云靡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

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庶庶見睨聿

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

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

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浮浮猶漣漣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

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

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歐陽氏曰

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

驪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

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

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

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

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



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乖族薄王  
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  
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  
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  
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瀟瀟之可  
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眾怨無  
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  
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  
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  
浮浮見睍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  
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  
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

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尙庶幾也○孔氏曰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  
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此

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

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

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

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

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尙悒厥例馬上帝甚蹈無自瘵例界反焉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言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悒息也王氏曰悒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

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

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

人不知其所履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



其難知  
甚矣

○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  
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懷  
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  
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  
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  
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  
每言夫居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卷三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十五

退補齋  
藏板

08054



